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先

14.6.3. =

劉子政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劉子政集選序

子政一生精力。全注於說苑新序及列女傳。每篇結穴。恆有寄宕之筆。是蓋得自檀弓者。至集中文字不多。存者皆關係於時政。時王氏之勢方猖。漢火垂垂滅矣。九歎之作。直追九章。張西銘謂屈原死。楚入爲秦。子政死而王氏代漢。九歎雖代靈均抒悲。實子政自抒其悲也。至於奏疏及封事。雖博引繁徵。然皆有精警不刊之語。爲之制斷。不善學者。悅其飭飭。則謬矣。子駿經學。不讓其父。遂初一賦。竟等於安仁之閒居。文章固不足見爲人。然不應出之名父之後。觀其爲王莽服母總纓議。不審是何居心。今選子政集。不能不附諸其後。讀者當諒吾非有所愛於歆也。癸亥長至閩縣林紓敘

劉子政集選目錄

理甘延壽陳湯疏

諫營起昌陵疏

論星孛山崩疏

說成帝興禮樂

使人上變事書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神寶舊時議

上戰國策敍

上關尹子

上晏子

上子華子

上於陵子

九歎

劉子政集選

理甘延壽陳湯疏

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歛侯之旗。斬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匪獲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壽湯挑邊市。覺行詐以殺人。匡衡論之是也。然在漢世喜功者多。故更生據是爲言。亦隱合元帝之意。若在今日。不惟僥倖不足成功。苟冒利已挑列強之怒。顧其行文嚴重。有體人不能及也。

諫營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

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遠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襲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秦魯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庫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憮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援引古事非難難在每於結穴處有精切之斷語賈長沙亦多用此法自是漢文高人處

論星孛山崩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漠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千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更生論事純引經籍及漢朝故實所以不至臃腫不靈者妙有制斷能醒人眼目也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絲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說禮樂之關係從古及今未有言之透徹如此者經生之言自有不磨者在

使人上變事書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及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此一語不卽不離爲古文中神注韻遠之筆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叨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成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虢。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鴿。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霽。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蠱螟。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廡廡。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

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族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衆。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衆進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以和氣致祥。立義用意亦甚平平。且歷引災異。卷軸紛披。不善學者。便成釘釘觸目生厭。此文難在引用經籍。時加以制斷之語。如出金石。此所謂經術也。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

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論王氏之禍。明若觀火。其切直處。不媿宗室之言。且保全劉宗。卽以保全王氏。忠懇無倫。面面俱到。

神寶舊時議

家人尙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雉。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

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初罷甘泉泰畤。頗有異徵。故更生破題首言種祠不宜絕。後帝果以久無繼嗣。遂並修復。更生此言頗中要害。

上戰國策敍

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敍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

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饜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

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殺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二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言。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雖孔孟復生。不易此言。戰國與今之民國。正坐不知國恥。但奮私圖。

耳更生之名垂宇宙吾乃不知其見地如此之高一响真老悖也

上關尹子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有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

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小。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揭晏子生平甚詳。盡不僅美其書也。

上子華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

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言。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齶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文不屬意於子華子其旨要仍欲帝之納諫朱子曾謂子華子決非先秦古書更生好古故取而校之

上於陵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守
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
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屨。妻辟纊。以爲
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
競爲富強。貪穢相率。草上之風。以故冉有爲季氏宰。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資自雄。沈厥
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以長傑當時。况仲子遁上遁民。舍車
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二者哉。卽其遠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亡歎幽昧。足
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
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教。臣向謹第錄昧死
上。

書爲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無似屬僞譏然更生之意重在尙恥用以振懦故表而出之欲
遏士夫貪侈之風亦苦心也

伊伯庸之未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懍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脩而隕意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薜芷兮。行中壅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邱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兮。徑淫曠而道靡。顏黴黧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毫。裳襜褕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濑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葳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頽。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磔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兮。龍邛脰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逢紛

此向託屈原之言以自傷。向嘗謂陳湯曰：身爲宗室，遺老吾而不言，孰當言者？累上封事，極諫，帝歎息悲傷而不能用。向憤極，因有此作。逢紛者，遇紛擾而已。力不能治也。中有承間自恃所惜，道塵耳承間自恃，恃忠懇也。道塵不指，恭顯指王鳳兄弟也。音節之悲，抗非揚雄所及。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卽聽夫讒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立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封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諛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途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驚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流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透移兮。觸石碣而衡遊。

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凌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瀕兮。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志蜚蜚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靈懷者託屈原之言念懷王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言極痛切。向精天文及五行。故有上參天墜旁引四時說。顧以宗室一人之力不能與王氏抗。遂有路蕩蕩其無人。遂不禦乎千里。明王氏之力所向無前。必篡漢也。向之身世與屈原同。故發吻悲涼。非無病而呻者比。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鵠。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蟻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糜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驚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

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僞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燕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滂瀆。淹芳芷於腐井兮。乘雞駭於筐籠。執棠谿以刺蓬兮。乘干將以割肉。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荆和以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殺亂猶未察。欲容與以俟時兮。懼年歲之旣晏。願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寧浮沉而馳騁兮。下江湖以邇迴。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驎。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棠谿非荆蓬之用。干將非割肉之刀。言此者。斥用違其材也。所以有離世之悲。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卿。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蚺虬兮。帶隱虹之透虵。曳彗星之皓肝兮。撫朱爵與鷓鴣。遊青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與霓旌之墀翳兮。建

黃昏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州。陸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會閔而迫身。雪翦翦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巖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怒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懔懔。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以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歎。涕滢滢兮。舒情隸詩。冀以自免兮。頽流下逝。身日以遠兮。

右怨思

引五嶽八靈及於北斗太乙明忠也。忠極無所施設。故成怨思。中間雪翦雲霏數語。直逼九章。蓋忠臣號冤。信口說來。皆有一段淒清激楚之言。不必仿楚詞而自近之。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迨。服。覺。酷。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譬。若。王。儁。之。乘。雲。兮。載。赤。霄。

而凌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囿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濱。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貫瀕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駕鸞鳳以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朋。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圍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以繼日。凌驚雷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翹高風以徘徊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顛頊而隲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噉噉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瀕浴。紛若霧兮。潺湲轆轤。雷動電發。馭高舉兮。升虛凌冥。沛獨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遊逝

開頭四語已自寫更生生平之屢蹶屢起而忠讜之氣至老不衰以下乘雲凌霄均屬輕藐

濁世之詞純是虛構惟望舊邦而悲其黯黯始轉入正意楚詞中往往有此風格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以。寂。寥。兮。願。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澗。澗。之。流。俗。盪。漫。委。之。姦。咎。兮。夷。蠶。蠶。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蠶。蠶。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嶸。嶸。揚。精。華。以。眩。耀。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旖。兮。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田。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圓。殊。而。不。合。兮。鈎。繩。用。而。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曠。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俟。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塵。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憤。憤。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憂。塞。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中。州。望。高。邱。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暍。暍。而。下。頽。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汨。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

孰可奈何兮。勞心悄悄。涕滂沱兮。

右惜賢

覽屈氏之離騷。句是詔讀者之言也。惜賢者。惜前賢之多不遇也。文詞之哀。情頗肖涉江。

悲余心之悄悄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嶺岫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闕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干高岡之峩峩。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悵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墜藏。同鷺鷥與乘駟兮。雜班駁與闐茸。葛藟藟於桂樹兮。鷓鴣集於木蘭。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鬻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邇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瞻瞻。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苑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汜濫兮。念我榮華。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此篇音節較前尤爲哀梗。以題爲憂苦。故極力悲號耳。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濊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惻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秩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荆讒賊於中瘤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臯之倫以充廬。今反表以爲裏兮。顛裳以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羸以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鐘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璿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爬蠶蠹於筐篋。麒麟奔於九臯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璫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握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寥寥以申志兮。

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爲腐也。懷椒聊之藹藹兮。乃逢紛以羅詬。歎曰。嘉皇旣沒。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譏譏。孰耳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吟累歎。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佹僚兮。

右愍命

文無甚曲折。只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意重重疊疊言之。又言與屈原聲吻爲近。願罵冒過甚。防爲王氏兄弟所疑。故處處提出郢路以效九章。見得非指斥王氏也。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悄悄兮。日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予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且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鬢鬢兮。躬劬勞而瘡悴。魂怔怔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閱先嗣之中絕兮。心遑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陬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徜徉而汎觀。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槩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

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世惟倚於彌楹。烏獲成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崩曠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野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鶩兮。因徙弛而長詞。歎曰。徜徉墟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以死。誰爲聲兮。織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歎。心離離兮。還顧高邱。泣如灑兮。

右思古

宋玉以外惟賈長沙與劉更生學騷最肖長沙孤憤更生以宗室之親不能不憂王室故雖託屈氏以爲言而語語皆關係漢室其餘摹仿皆無病而呻者也

漢書劉向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竄。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

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矧敢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

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鵲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蟊蝻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糶。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廕廕。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

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

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給

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末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詔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撻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

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文。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帝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咸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宜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照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

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濃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

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安全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

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寶。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變

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又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倂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

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劉子駿集選目錄

移太常博士書

遂初賦

武帝廟不宜毀議

上鄧析子

新序論



劉子駿集選

移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子駿經學淵邃。故言之成理。品雖不堪言。而學則正也。

遂初賦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已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閭闔之開通。躋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侍列宿於鈎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駕而旣俟。僕夫期而

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攄。舞雙駟以優游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駕四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困辱而莫扶。執孫蒯於屯留兮。救王師於余吾。過下虜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情怠。板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闕其無人。曰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履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爲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眠。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繇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夔美不必爲偶兮。豈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陳蔡。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犇兮。豈材智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岿而矐世兮。自命已之取患。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既在卓隸兮。六卿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遙思兮。忽垂

意乎邊都。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昉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菲谿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電霰之復陸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漉淚兮。窺九淵之潛淋。颯悽愴以慘怛兮。憾風濤以冽寒。獸望浪以兀竄兮。鳥脇翼之淩淩。山蕭瑟以鷓鳴兮。樹木壞而哇噏。地坼裂而憤急兮。巨石破之崑崑。天烈烈以厲高兮。廖璚牕以梟牢。雁邕邕以遲遲兮。野鶴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旂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緜緜。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隆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玩書琴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澹以懽娛兮。固聖賢之所喜。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已。比老彭兮。

通篇重要語在公族無人公室遂卑及六卿爲桀數語以歆爲宗室不應謫守五原也其下
半均寫五原景狀頗幽黯可取顧乃不料後此之附莽竟忘其爲宗室矣文字之不足憑如

此

武帝廟不宜毀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般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漢代邊功之著。未有如武帝者也。清代邊功之著。未有如高宗者也。故乾隆時上諭不許

斥武帝之名蓋高宗實以武帝自方也。子駿此書敘功則語語紀實據禮則經術湛深下

語如鑄一字不可移易

上鄧析子

中鄧析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歆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

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時論子產殺鄧析與孔子誅少正卯同。明明有春秋之紀年。乃漫不之考。得此書了然。

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邛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諱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月無

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邱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新序一論專論商君見史記傳末然通篇重一信字持論甚正商君之不終正位無信耳

漢書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

國應聘。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

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

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氏 蔡
正 補 註 評 文 古

是書係清康熙間錫山過商侯氏評註。其補正則近今三水蔡君蔭餘所增也。蔡君於古文辨香桐城學有根柢。此編於過選之闕者補之。過註之謬者正之。文凡二百四十九篇。逐篇精覈。於唐宋八大家之文。尤能一一指示門徑。有裨學者。良非淺鮮。全部十册定價一元二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白

元(1148)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 劉子政集一册

(名家文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飲 冰 室 叢 著

梁 任 公 先 生 著

梁任公先生學問文章。為近世之泰斗。每一文出世。讀者爭先恐後。非終篇不能釋卷。其感人之深也如此。本書為先生最近編定。棄取極嚴。所列皆首尾完善。中有最近著作多篇。先生生平著作之精華。悉薈於此。特付本館印刷發行。內容之完美。與隨意採輯者。自有上下牀之別。

新 說	二冊	八 角
德 育 鑑	一冊	三 角 五 分
墨 學 微	一冊	三 角 五 分
史 傳 今 義	二冊	一 元 二 角
國 學 蠡 酌	一冊	七 角 五 分
節 本 明 儒 學 案	二冊	一 元 三 角
▲全書四千餘頁 ▲共計二百萬言 ▲特製四巨冊十二元 ▲常製二十冊八元		
中 國 之 武 士 道	一冊	二 角 五 分
西 哲 學 說 一 鱗	一冊	四 角 五 分
外 史 鱗 爪	三冊	一 元
政 聞 時 言	二冊	一 元 二 角
飲 冰 室 自 由 書	二冊	六 角 五 分
新 大 陸 遊 記	一冊	六 角 五 分
小 說 零 簡	一冊	三 角 五 分

全書一萬二千頁

分訂

一百二十冊

影印

學海類編

輯錄古今秘書

共有四百餘種

毛邊紙

八十元

連史紙

七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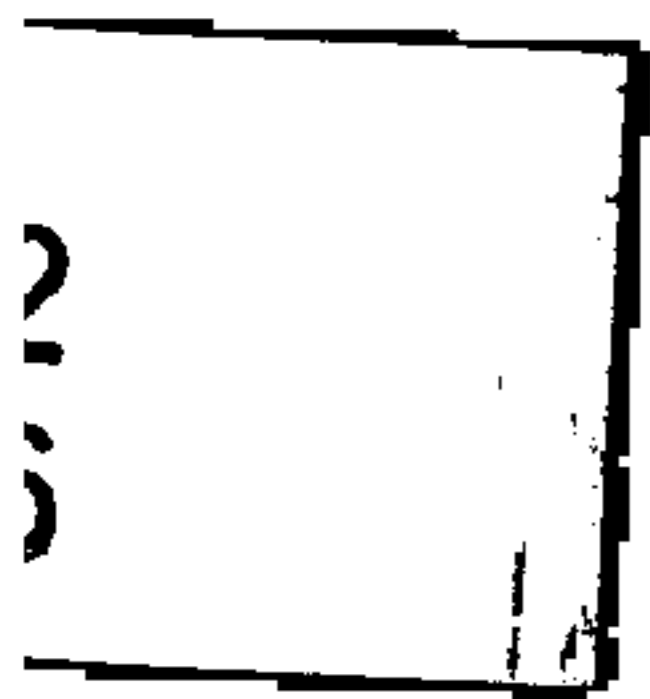
清初曾秋岳先生編輯。所錄古今秘書凡四百二十餘種。內多人間罕有之本。道光時六安晁氏以活字版印行。祇印百部。外間絕少流傳。本館覓得初印精本。付諸石印。大小照六開本式。行疏字大。清朗悅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



000797085



籍